

目錄

孔聖全書三(卷二三至卷三五)	刁忠民 校點 郭齊 審稿	一
孔聖家語圖	刁忠民 校點 郭齊 審稿	三九五
聖蹟圖	尹波 校點 吳洪澤 審稿	五四七
聖域述聞一(卷首至卷一〇)	刁忠民 校點 郭齊 審稿	六〇五



孔聖書唐韓愈文集中卷卷之二十三

要操

將歸操 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

秋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韞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圖兮無應龍求。

注云案水經曰河水至東阿在平等縣東北流四瀆津。又案臨濟故秋也。潛水逕臨濟縣南。詳此則是濟水自滎還之下潛流至此四瀆津口而後復出。河又東分一支與之合流。以此臨濟而為秋水。故孔子臨河不濟而歌詠秋水。即過東分之河復出之濟也。然此皆齊地今在濟郛之間。史記以為孔子自衛將西見趙簡子則其道不當出此。姑俟深於地理者正焉。

倚蘭操 孔子傷不逢時作

蘭之倚倚揚揚其香。不探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其局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賢賢茂。齊來之茂。西京雜記曰建亥之月陰氣之盛。齊始生。子如不傷我不以觀齊來之茂。齊來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

龜山操 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課不從。望龜山而作。龜之氣。或指。今不能雲雨。龜之枿。一作孽。五糾切。李。今不中梁。此曰龜木之餘。

柱龜之大兮。祗以奄魯。知將聚兮。哀莫余伍。周公曰。嗟乎。歸輔。龜山魯山也。在泰山將縣。

古意略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

石鼓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常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時刻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縣。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始置於廟。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盡乃足。其文可觀者四百六十有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

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編迫無委蛇。一作孔子西行不到秦。摘撫星宿遺羲娥。羲和日御也。婦。滅月御也。詩意謂石鼓文二雅不載。孔子言詩小者俱述。而此文獨遺。是猶摘。此日月也。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照煦為仁。予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



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
官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
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日主異
端皆必以聖人之道為奴，附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
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
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
誹我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念！好怪也，不求其端，不
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
處其一，今之教者處之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
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
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
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
瞻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
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膏醢，
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行，聖斗
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
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者，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
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

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
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蠶血，
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
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蠶血，通
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
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
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
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
雖遠，其所以為聖一也。夏皆而冬裘，渴飲而餓食，其事殊，其所
以為聖也。今其言曰：君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
「吾不為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吾不為飲食之之易也。」傳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
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
心，而外天下國家，殘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君焉而不君其
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
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
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
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是乎已。無待於外之謂

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倫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先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傳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火其書廬其石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鯀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師說

聖人無常師。堯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謝枋得曰孔子問學于堯弘問禮於老聃問琴於師襄問官名於鄭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即以師待之此四人者皆不及孔子也以孔子之事觀之可見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

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亦師之不以為耻况衆人乎。文華正宗注云孔子見鄭子

爭臣論

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瞞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無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

進士策問

問書稱汝則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策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辯之。問夫子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舍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辯之之說。



問夫子言堯舜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若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重啓張籍書

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枕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寡，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而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至鄧州杜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楚師南望，祿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吏；吾農之能，不勝於尼父。然且云：阿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

途王秀才頌序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傳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方。子方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野，字子方。子方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嘗作少而樂觀焉。

處州孔子廟碑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弃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鄴侯之子，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



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博士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射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與於學鄭侯尚友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鄭侯所作厥初裨下神不以宇主師所處亦霽霽者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誓有師之尊群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同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與少室李拾遺書

昔者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閔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

答劉秀才論史書

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首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庸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字彥威符堅陷襄陽人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

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

答侯生問論語書

愈嘗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是以信後生輩耳

注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釋晝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首洛乎沂以浴作公則何敢死以死作先雖曰鄙淺然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中卷唐柳子厚文集

佩韋賦

吾祖士師之直道兮亦快七然於伐國魯欲伐齊問柳下惠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尼父戮齊孔子諱而誅卯少正今本柔仁以作極

論語辯上篇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孔子四十六歲大子生于周靈王二十年曾子老曾子生于周敬王十五年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道州文宣王廟碑

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於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禮愛自京師太學徧於州邑遐濶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饌應荀罇俎旂章綴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闕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輝青陋椽棟毀墜曾不及浮園外說充壯厥居水潦仍至咸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愛得美地豐衍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同宮之制日預官

是日樹表列位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飢即就也功後逾年而充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肆之位師儒之至立廩以周食園畦以毓育蔬權其子謂利母謂本且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法也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丕論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典行人無諍訟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陳羣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里科第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遠豆既嘉筮鋪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議合以燕饗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將堅易師沙門凝書蕭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先群儒咸稱六籍俱存苟贊其道若卷天地之大瓊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周則魯侯中能修邦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首儒學史有其贊公公法古之大同於魯化人之艱件於最益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於邦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於位心莫不恭爰念



儒藏

聖祀備於海邦。服冕陳醫。州邑偕同。感忻以款。音希思報聖功。卜遷於嘉。惟吉之逢。音均其原既夷。且大渙。渙其流。實環於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繫茲器用。觀禮斯會。布筵依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于古有經。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升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音平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永肌洽体。莫不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音其其多。公斯考禮。民感休嘉。從于魯風。祇以詠歌。公錫于天。肩壽求加。公賚于王。休舍是荷。音何師於辟雍。大邦以和。侑飮音飲酒食。已申申。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頻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說車贈楊誨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楊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者侯類。蓄狗不震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

觀八駿圖說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後之好事者為之圖。宋齊以下傳之。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螭鯢然。其書尤不經世多。有然不足采。世聞其駭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犧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孔子如俱音其相也。頭若是者。世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

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視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食草飲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推進而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犧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騂駟曰義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馬而已矣。又烏得為牛為蛇為俱頭。為龍鳳麒麟螭鯢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似故終不能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故終不能得於聖人也。誠使天下有是圖者。舉而焚之。則駿馬與聖人出矣。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一作不取有司之過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送從弟謀歸江陵序曰。孔子之門。不道管晏。

與韓愈論史官書

不有人禍。必有天譴。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孔子之困于魯衛陳。示禁齊楚者。其時昧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其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悼亂。雖不為史。漢書其族亦赤司馬遷。作史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獄死。國作前漢書崔浩。作魏史活其直以開暴虐。皆非中

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
與楊誨之第二書

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
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又曰堯舜之讓禹湯高
宗之戒文王之心武王之不殺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
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為若是豈恒媿於心乎

與太學諸生喜請開沼陽城司業書

唐貞元十四年九月

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
獻譏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
獻譏門何其難也出荀子法行篇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
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而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
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俞附扁鵲絕墨之側不拒
枉材師儒之席不拒士理固然也

報袁君陳秀才書

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
苟成則勃然爾父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
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父者其術可見雖孔子
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

贛筆

齊語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烏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
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圻大出者有之矣晉五行志孫無終聞犬
子聲等而地圻有二犬

骨節專車楷矢
曰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於河化為龍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爭聞聖人之嘉言為曾語也
蓋亦徵其大者書以為世法今乃取辯大骨石弩以為異其知
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

中卷宋歐陽脩文集

正統序論

仲尼嘗脩尚書春秋與其學徒論述堯舜三代間事甚詳而於正朔尤大事乃獨無明言頗疑三代無有其事及於春秋得十月隕霜殺菽二月無冰推其時氣乃知周以建子為正一月朔則三代固嘗改正朔而仲尼曰行夏之時又知聖人雖不明道正朔之事其意蓋非商周之為云。

正統論

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疆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疆聖人有所不取也。

或問

或問子於史記本紀則不僞梁而進之於論正統則黜梁而絕之君子之信乎後世者固當如此乎曰孔子固嘗如此也平桓莊之王於春秋則等之書曰天王於詩則抑之下同於列國孔子之於此三王者非固尊於彼而抑於此也其理當然也或者又曰正統之說不見於六經不道於聖人而子論之何也曰孔子之時未嘗有其說則宜其不道也後世不勝其說矣其是非予奪人人自異而使學者惑焉莫知夫所從又有偏王一德之說而益之五勝之術皆非聖之曲學也自秦漢以來習傳久矣

使孔孟不復出則已其出而見之其不為之一辨而止其紛紛乎。

魏梁解

予論正統不黜魏而辯梁曹魏或謂魏梁皆有篡弑之惡常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愚應之曰是春秋之志乎晉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為君此予所以不黜魏梁者用春秋之法也

易或問

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為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於後世而易專為筮占一作占筮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於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

春秋論

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



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公盟於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卓。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為趙盾，而從三子信為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弑。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為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弑。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

秦誓論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又曰：書之秦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秦誓為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秦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慮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脩六經以為後世法。今有卓然之士一

取信乎六經，則秦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帥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劄子

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禫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

易類

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募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訛。及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辭為十二篇，而說卦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專以象象文言等參解卦，一作爻。

書類



儒藏

孔聖全書 卷二三

書原於師令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為百篇斷堯訖一作秦序其作意遺秦之故孔子末孫惠與濟南伏勝各藏其家於秦漢之際勝失其所藏但口以傳授勝既耄昏乃繆合二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皆學之馮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時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為之作傳號古文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時孔傳亡其舜典東晉梅賾一作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孝明不喜隸古始更以今文行於世

詩類

昔孔子刪古詩三千餘篇取其三百一十一篇著于經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一曰魯人申公作訓詁號魯詩二曰齊人轅固生作傳號齊詩三曰燕人韓嬰作內外傳號韓詩四曰河間人毛公作古訓傳號毛詩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一作帝時始列於學其後馬融賈逵鄭眾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

春秋類

昔周法壞而諸侯亂平王以後不復雅而下同列國吳楚徐夷並僭稱王天下之人不稟聞命久矣孔子生於末世欲推明王

道以扶周乃聘諸侯極陳君臣之理諸侯無能用者退而歸魯即其舊史考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書一用周禮為春秋十二篇以示後世後世學者傳習既久其說遂殊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分為五家鄒氏最微自漢世已廢而三家盛行當漢之時易與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及學者散亡僅存其一而餘家皆廢獨春秋三傳並行至今

論語類

論語者蓋孔子相與弟子時人稱問應答之言也孔子卒群弟子論次其言而撰之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而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出於孔子筆中者則曰古論有兩子張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之次郎所謂魯論者也

年類

春秋之義書元最謹一時無事猶空書其首月以謂四時不具則不足成年所以上每天紀下正人事自晉荀悅為漢紀始復編年之休學徒稱之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即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

喪札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

薛質夫墓誌銘

不娶無後。罪之大者可也。娶而無子。與夫不幸短命。未及有子而死。以正者。其人可以哀。不可以為罪也。故曰。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言。非通論為舜而言可也。自古賢一作聖人君子。未必皆有後。其功德名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孫而傳也。伊尹。周公。孔子。顏回之道。著於萬世。非其家世之能獨傳。乃天下之所傳也。

石鼓文

岐陽石鼓。幸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博師求於民間。得之。廼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識者過半。

後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

右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穉。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

祠河南尹給牛。令丞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瑛言可許。臣雄臣穉。愚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按漢書。元嘉元年。吳雄為司徒。二年。趙戒為司空。即此云。臣戒是也。魯相瑛者。據碑言。姓乙。字仲卿。漢碑在者。多磨滅。此幸完可讀。錄之以見漢制三公奏事如此。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

後漢修孔子廟器碑

右漢朝韓明府脩孔子廟器碑。云。永壽二年。青龍字一在渚。渚。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永壽。桓帝年號也。按爾雅云。歲在申曰渚。渚。桓帝永興三年正月戊申。大赦。改元永壽。明年丙申。曰歲在渚。渚是矣。云。霜月之靈。皇極之日。莫曉其義。疑是九月五日。

後漢魯相晨孔子廟碑

右漢魯相上尚書章。其畧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泮宮復孔子宅。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建寧。靈帝年號也。於此。見漢制。天子之尊。其辭稱頓首。死罪。而不敢斥至尊。因尚書以致達而已。又云。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耀曰。立生倉除觸期。稽度為赤制。識諱不經。不待論而可知。甚矣漢儒之狃陋也。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為漢而已哉。治平元年三月廿五日書。

後漢碑陰題名

漢碑今在者惟華嶽與孔子廟中最多。其碑陰題名者往往各書所出錢數。不過三百五百也。而此碑所列邑里姓名字完可見者。尚十餘人。然皆是濟陰山陽彭城汝南陳留人。則疑為修孔子廟人也。

唐孔子廟堂碑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余爲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於是始欲集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

唐吳季子墓銘

右古篆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目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記云。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榻本。遂傳於世。然則開元以前已有刻石矣。其後正元中。鄭播又爲記。盧國遷建堂樹碑。則今本又非仲容所模者。字亦奇偉。莫知何人所書。按孔子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應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無過吳之理。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

唐李德裕茅山三像記

寶曆二年
右茅山三像記。李德裕撰。德裕自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

上爲九廟聖主。次爲七代先靈。下爲一切含識。敬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三軀。此固俚巷庸鄙人之所常爲。德裕爲之。有不足怪。然以孔子與老君爲伍。而又居其下。此豈止德裕之獨可罪耶。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答李詡書

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脩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於理者。衆則其言果可信歟。夫衆辭淆亂。實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爲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稱二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

南省試進士策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繫辭。昔謂之大傳。



儒藏

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觀象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而有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於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贊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皆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為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繫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意，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乙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山圖書，禮書龜龍游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鷄鵠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于後妃，麟豎邪廈，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于用殉也。况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啓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揆厥所自，却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為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論。

也。惟博辯明微者詳之。

代曾參答弟子書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吾試為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為斷。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歛也，歛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續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始之者，春也；續明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堯明，下救淪喪，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歛而夫子歛之也。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共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况一焉而已乎？諸足下奈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歛衣而立，負牆而聽。



當是時有子能無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辯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慚也。昔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群弟子服其為人。孰與子淵。夫子之道而。夫子之。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太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水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

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瞑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

石鷁論

一經之指。三傳殊說。是彼非此。學者疑焉。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文曰。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畫其辭。而究於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意。聖人之肯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着以所隕者是星。則當云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雷。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鷁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何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鷁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宋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

焉及親數石而視鷦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顯先言六者，石鷦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鷦鴒來巢，不書幾鷦鴒，豈獨謹記于石鷦而忽於鷦鴒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者，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幽，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幽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滅，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其矣。曷謂予紂之不滅，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

湯之德微，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傳易圖序

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交。言其爲辭之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指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況其文乃繫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

與張秀才書

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髣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事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